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三十五回 酬禮付謀窺惡逕

卻說海瑞聽了眾役之言，不覺勃然大怒道：「這是劉東雄親口說的麼？」張青道：「正是。」海瑞道：「你既見他，怎麼不將他拿來？想是得了銀子！」張青道：「那莊上強壯佃丁，何止百計。小的們若是下手，只好白白送了性命。」海瑞道：「然則你們是再不敢拿他的了？」張青道：「小的們實實不敢。」海瑞大怒道：「可見你們慣於賣放匪徒，所以如此！」吩咐皂役把眾人拖下，每人重責三十大板。皂役們一聲答應，將五人扭下。海瑞吩咐，用頭號板子重打，如有徇情三板不見血，執板人陪打。

皂役聽了，不敢徇情，果然三板就見血，打得五人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，在地下亂滾，險些兒起不來。海瑞道：「今日比了，還要勒限，如再違限，將來枷比。將家眷先行監禁，伺獲犯之日釋放。」張青等唯唯，又勒了五日的限。海瑞又差了十名散役，隨同張青等前往幫辦。旋命皂役先將張青等五人家眷拿到監禁，然後退堂。

人到私衙，自思：「我如今在此作縣，不能除得這一個土豪，卻還與百姓除甚麼害？今日張青等之言，這劉東雄是恃著強勢的大惡棍，所以府縣都不敢奈何他。想必歷任的府縣，都與他來往，受他的賄賂，所以弄得根深本固，不得搖動得倒。

即使張青等此去，亦是無用，徒將他們委屈矣，但是立法不得不如此。」想了半晌，忽喚海安到來，對著他耳畔說道：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」海安應諾，旋即來到班館。

張青等正在那裡敷板瘡藥，見了海安，眾人齊立起來。海安道：「請自方便。你們今日受了委屈了。」張青歎道：「今日真是委屈。在堂上挨了三十重重的板子，又勒了限，妻子又提去監禁了。這條賤命，料亦走不去的。」海安道：「你們做了許多年的差役，難道官的意思都不曉得麼？」張青道：「大老爺的意思我們怎麼曉得？乞大叔說知，這就感恩不淺了。」海安道：「我見你們可憐，待我實說與你們聽罷。我家老爺是在京降調來的，幸得嚴丞相提攜，才得了這個知縣。一路出京而來，就聞得這位劉東雄是本縣大大一個富豪，故此到任就出票拿他，卻欲弄他三五千兩。誰知你們拿不到手，他便生氣。在公堂之上下不得場，所以將你們重打，遮掩眾人耳目處。你們說他是嚴太師的乾兒子，恰好我們這太爺又是拜在嚴太師膝下的，如今甚悔。你們不用憂心，只管將養就是，這事是罷手了。你們家眷，不上三日，包管出來。」

張青等聽了，如夢初覺，方才悟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這有何難？這位劉老爺是好揮霍的。每常哪一位新太爺到，他不來交結？待我們棒瘡好了，走到他的莊上說知此意，包管是有禮送來的。連大叔你老人家也得沾點風氣呢！」海安又說子許多話，方才別去。青等私相笑道：「這位太爺怎麼這樣，弄銀子都沒方法！若是早有聲息，這時候銀子到手了。」胡斌道：「我們明日去對劉老爺說，看他如何。好歹叫他送個禮來就是，免得我們受苦了。」眾人齊聲道：「有理。」

過了三五日，各人的棒瘡都痊癒了，遂一同來劉東雄莊上見了，以此意說知。東雄笑道：「這叫做過後尋舟——不得渡矣。他先前若是恭恭敬敬的，我即與他個臉面。如今知我是相爺的人，他便轉過話來，我卻不吃這一注的。」眾役齊道：「大爺好歹賞些薄面與他，救一救小的們性命則個。」東雄道：「你們且回，我自自有處。」差役謝了回衙不表。

再說海瑞自命海安與眾差役說話之後，時令海安打探他們口氣。海安這一日來說，差役業已前往劉東雄處說了，他說自有主意等語。海瑞聽了點點頭，卻不言語。

又說劉家雄正在牀上，忽然莊丁傳進一札，說是北京千里馬付來。東雄拆書觀看。其書云：屢接厚惠，感佩良深，只以途遙，未遑面謝為歉。茲有義兒海瑞，原在部曹，緣事左遷，出為貴縣令尹，前月已抵貴境。但此人赤貧，自行作吏，悉僕提攜。今遠隔一天，自難照拂。惟先生推此屋烏之愛，時濟惠之，並賜教言，使彼知避凶趨吉，則有造於僕者也。專此佈達，並候近福不一。

東雄先生文几分宜嚴嵩頓首東雄看畢，便問投書人何在。莊丁道：「其人手拿許多書信，說還有幾處投遞，忙迫去了。」（原來注：讀者試掩卷思之，其札因何至此耶？東雄自思：「差役來說的話不差。今既太師有書到此叫我照應他。也罷，看在太師面情，與他一個分上罷。」

次日具了十色禮物，一個名帖，著莊丁送到縣署而來。海安接著禮單並帖子，拿與海瑞，海瑞暗喜道：「中我計矣。」只見禮單上是：金爵杯十對，玉箸子一雙，錦緞十端，西氈毯一席，白銀一千兩，黃金四錠，紹酒十壇，金華茶腿十隻，燕窩一盒，鈎翅四桶。

海瑞吩咐收了，又將名帖來看，只見上寫著：「年家眷同門弟劉東雄頓首拜。」海瑞不覺笑了起來，照舊回了一個帖子，賞了一兩銀子與那莊丁，著海安出來致謝。海瑞吩咐送來的東西，一概封志，不許動了一些。

次日對安、雄二人道：「昨日劉東雄送了一分厚禮前來，我已故意收下，以穩其心。今卻要回送過去，方才像樣。怎能夠得些禮物來呢？你二人可為我到哪裡借一借禮物去，擋一擋架子何如？」海雄道：「別的可以借得，若是這些東西，縱然借了來，送到那邊去，倘若他竟收了，將來拿甚麼去還人？」

海瑞道：「你們且到店內，與掌櫃的商量，他肯借時，卻問明白了價。若是他那邊收了，照價送還。待等冬季領了俸薪銀兩，照依原價發給就是。」海安道：「如此，恐怕他店內的不肯。」

海瑞道：「大抵你們不願去，自覺難於啟齒是真。也罷，你可將名帖分頭去請那京果店、紹酒店、綢緞店、玉器店四處的掌櫃到來，我當面向他求借就是。」海安、海雄二人只得分頭去請。

到了下午，請了四處掌櫃來到。海瑞衣冠出迎，請到花廳內坐。那些掌櫃的哪裡肯坐，說道：「大老爺是小的們父母，小的們焉敢冒坐？」海瑞道：「這原是私見，就是與賓主。公堂之上，方拘正禮。」瑞再三推讓，方才坐下。那綢緞店裡的姓魯名祺，當下魯祺說道：「不知父台老大人相召，有何吩咐？」

海瑞道：「說來慚愧。只因本縣在此一貧如洗，前日有個鄉紳送了我幾色禮物，雖然不曾受他的，只是禮相往還，本縣亦要回敬過去。只奈沒有一些東西，又沒銀子去買，故特請列位到來商議，要向寶店內各借幾色，裝一裝臉。若是那邊收了，該多少價錢，照依送還就是。」各人道：「大老爺吩咐，小的們稟遵就是。要取多少，只管著人到店取來。」海瑞道：「不是這等說，本縣不過權宜之事，你等不必疑心。每店只要動借四色就很夠了。」各人唯唯應命，叩謝而出。

海瑞復喚轉來，吩咐道：「只要四色，若是我的家人多借一些，你等須來見我。」店人齊叫道：「真難得這位太爺這樣清廉，真是我們行戶有福。若是往時新任的官來，便是那一位官親掛賬，這一位師爺賒取，其餘家人們各各到來侵沾小利。怎似得這位太爺，這般清靜，向我們借幾樣東西，還是這樣恭恭敬敬，真是不愧上蒼的知縣了。」各人回到店中，將貨物上好的揀了四色，即刻送到署內。

須臾之間，綢緞、火腿、紹酒、京果、玉器，十六色俱已齊備。海瑞寫個名帖，夾著禮單，令海安、海雄抬了送去，並囑其留心窺察莊上來往路徑。海安二人領命，抬著禮物來到莊上。莊丁問了來歷，即來報知。劉東雄看了禮單名帖，笑道：「這才是個道理呢。他是個貧知縣，怎好受他的禮物？」一些不收，賞了來人十兩銀子，禮物仍復發回出來。

海安有心要窺探他的地方，便對莊丁道：「家老爺略備些須之敬，今大爺不肯受，是不肯賞臉與家老爺，乞大叔引在下到太爺面前懇賞收，不然就連這賞錢都不敢領了。」莊丁遂引著二人進內，轉彎抹角，過了一帶粉牆，進三重朱門就是水閣；過了水閣，又是一座小橋，橋下一個大池，池中許多蓮花，紅白相間；三間暖閣，方才是劉東雄坐的地方。

海安進到裡面，只見劉東雄身穿單衫，坐在一張湘妃竹椅上。海安二人慌忙叩頭請安問好，道了海瑞想慕的意思。東雄也不說「請起」，大端端的坐著了不動，說道：「就煩二位尊管歸報貴主人，說我心收就是。」海安道：「小的家主素慕大爺慷慨，又屬

同門，忽承大爺賜惠，不以客套，故將厚禮全收，以顯相好。今主人稍備一芹之敬，而大爺揮之門外，豈不厲與家主相交耶？」劉東雄道：「不過一刺到了便是，何必定要收下？」

令尊管既然如此，就收一二色禮就是。」乃吩咐莊丁，將兩壇紹酒收下，其餘的璧回。海安復又再三相懇。劉東雄道：「主意已定，無須尊管強勸矣。」復令每人賞銀五兩。海安、海雄叩謝而出，抬了禮物循著舊路而回。正是：有心窺捷徑，奸惡豈能知？畢竟海安回署，見了海瑞如何說話，且聽下文分解。